

請掀開經本第八十二頁，倒數第三行。

「四者進心，進即精進，趨向無退之義，謂以四威儀中，登無生山，入空入假，亦無二相，進分善根故」。我們繼續看大師為我們解釋「十住」，十住位十心，這是第四。前面我們講過「捨心」，捨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第四是精進。註解裡面所說的都是依據經論，不是隨便講的。忍就是「忍可」的意思，這個忍可我們一般講同意或者講承認，有這個意思在。「安忍不動」，對這個事情是完全同意，完全肯定的承認。所以忍有定的意思，心不會再有其他的妄念，否定或者有意見這些念頭都沒有，這就是有安忍不動的意思。

下面這是講菩薩的境界，「謂以無相慧忍」。這個境界就相當之高，像佛在一切大乘經裡面給我們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這個境界你同不同意？你承不承認？這是要高度的智慧。我們凡夫雖然聽的是佛說的，不敢反對但是也不能完全承認，我們總覺得一切境界相是實在的。如果要真正認可一切相是虛妄、是當體即空，你在這個現相裡面第一沒有得失之心，第二真正做到隨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在現實的環境裡面還患得患失，還存著有主觀的觀念，不能夠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就是對於佛所說的這個意境沒有完全承認，沒同意。為什麼？我們智慧不到。像《金剛經》上說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」，見如來就是入如來的知見，如來的知見就是佛知見，入佛知見就叫做成佛。我們幾時見到諸相非相？此地說的是這個境界。因為這個地方雖然不是圓教，是別教的三賢菩薩，在天台六即位裡面是相似即佛。雖不是分證即佛，是相似即佛。

「入一切空空忍」。一切法空，無有一法可得。空空是從體上講的，一切法俱無自性。「一切法如忍」，法如是從相上講的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不可得，相同樣的也不可得，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不能忍就談不上精進，所以精進波羅蜜是建立在忍辱的基礎上。精進是菩薩的善根，所以這末後一句是「進分善根故」，這個「分」就是六波羅蜜裡面精進這一分是善根。凡夫是三善根，無貪、無瞋、無痴，這是凡夫，世間一切善法從這個地方生的。出世間法成菩薩、成佛是要從精進上修，為什麼？世間三善根他當然具足了，絕對不會說世間三善根沒有可以學佛，可以成佛、成菩薩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世間三善根要不具足，跟諸位說連小乘的門都進不去，別說大乘。小乘的見道位要斷三界八十八品見惑，證得須陀洹。證得須陀洹之後進入修道位，修什麼？最主要的就是修三善根。因為他要斷思惑，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，思惑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。貪瞋痴慢疑這五種根本煩惱，豈不是善根具足了！所以小乘人是世間法的善根具足，真正做到了無貪、無瞋、無痴、無慢、無疑，貪瞋痴慢疑統統斷掉了。大乘法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礎上，所以大乘法六波羅蜜裡頭，其實六波羅蜜的捨是斷貪，忍是斷瞋恚，般若是斷愚痴。但是他這個境界比小乘又要高一層，小乘破的是見思煩惱，大乘破的是塵沙無明，這個境界又高了。我們如果真正明瞭世間一切法的真相，忍心才能夠成就。

有忍則到進，「進即精進，趨向無退之義」。這就是不退轉，不退轉就能夠成就。諸位要曉得一切眾生包括菩薩們，懈怠、放逸這是大病。如果沒有懈怠放逸，成佛無必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一生一定能成就。世間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精進之人，都是不敢放逸、不敢懈怠。所以大眾在一起共修，依眾靠眾，互相的監督，人都有懶

病，一個人修行很難成就。

「四威儀中」是講的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換句話說，精進是一時一刻都不能離開的，離開就懈怠，離開就退轉。說四威儀就跟我們通常講二六時中沒有兩樣。我們人生在世間，不是坐著就是站著，不是走著就是躺在那裡睡覺，這四威儀講行住坐臥，可見得這就是跟一般講二六時中沒有兩樣。行住坐臥都要精進，都不能懈怠。古人講「坐臥千聲佛，早晚一炷香」，可見得睡在那個地方也沒休息！現代實在講方便多了，你看看有不少人有這個習慣，他睡覺的時候聽收音機聽音樂，躺在床上聽收音機聽音樂，我們睡覺的時候聽佛號不是很好嗎？這個功夫就沒有間斷，這是現在我們都能做得到的。行、住、坐可以念佛，可以念出聲音來，睡倒的時候念佛可以默念，不要出聲音；出聲音一種是不恭敬，另外一種是傷身體。躺在床上念佛傷身體，所以可以默念，或者全部精神貫注在聽。總而言之，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，就是要不中斷。

這個修行行門裡面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念佛是第一！念佛的時候別打妄想，所以有人在念佛裡頭用觀想，會用當然是可以，不會用會出毛病。洛杉磯有一位居士非常虔誠，人非常老實，念佛人，他不認識字，他會念經但是不認識字。經裡面常有諸佛、諸菩薩，他把意思會錯了，他把那個「諸」就是意思一想那個諸菩薩，他就想到「豬」，豬菩薩、豬佛。於是乎有一天他作夢，夢到好多好多的豬，他是個吃長素的，絕對不會跟這些豬牛結怨懟，不會！他就是常常念到經裡面豬佛、豬菩薩，所以在夢中見到好多好多的豬。所以他看到我，要我救他，這就是觀想錯誤，不認識字，不曉得經上講的那個諸是多，是許多佛、許多菩薩，不是說豬菩薩、豬佛。

由此，你要曉得觀想錯誤它就現相。這種情形我們在經典裡面常常讀到，有些同修當中確確實實有這個事情，所以最好的就是執

持名號，什麼都不要想。這一句名號如果不能攝心，心還是亂、還是定不下來，如果加上一點觀想可以攝心，那行。但是你要記住那個觀想好比是對治你的毛病，如果這個心能攝得住，不打妄想了，把這個觀想漸漸把它捨離掉，只要一句名號，好！因為你觀想成了之後，到西方極樂世界這個相還是要去掉，為什麼？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西方極樂世界也不例外，所以《十六觀經》不好修，修成之後到西方極樂世界還要把那個相去掉，沒有著相的佛。一切了義經典裡面告訴我們離相，沒教我們著相，這我們要懂得。所以念佛法門當中持名是第一！那一句名號容易捨，相好觀成之後不容易捨，所以這個方法真正是下手容易成功高。這是說明四威儀當中，行住坐臥這一句佛號不能離開，比什麼都重要。

「登無生山，入空入假，亦無二相」。第一句是比喻，登無生山就是成無上道，證無上菩提。入空入假，空是涅槃，清淨寂滅，是你自受用；入假是恆順眾生，隨類化身，利他。無論是自利，無論是利他，沒有二相，這是真精進，心才真正清淨。如果還有一個空假，空假是二相，二相你看看六祖所說的那就不是佛法，「佛法是不二法」。入空不執著空，入假不執著假，空假一如，空假不二！換句話說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面保持自己的清淨心，保持自己的覺心。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是皈依無量覺，在日用當中真是念念都不迷！這是一句佛號的無量功德，何況念念與西方阿彌陀佛相應，所以精進是大乘菩薩唯一的善根。可是話說回來，精進實在不容易做到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要怎麼樣去想方法來對治，來克服自己的懈怠放逸，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們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就在你能不能克服自己懶散放逸，你能克服你決定有成就，你不能克服這一生必定又空過了。

「五者定心，定即禪定，不昏不散之義，謂以心念寂然，滅一

切罪，生一切善故」。世間人無論學佛或者不學佛，當他起了惡心做了惡事，他總覺得有罪惡感，同時也都非常樂意去消災滅罪，尤其是信仰宗教的一些人。罪真能滅掉嗎？能，可是你要懂得方法，如果不懂方法，那個罪是滅不掉的。滅罪在佛法裡面懺悔有兩種，一種叫事懺，事懺是把罪惡的緣斷掉，他在這一生當中不結果報，但是罪業的種子就是他的因還在，遇到緣才會起現行，就會有果報，他要遇不到緣就不會結果報。怎麼樣去斷緣？佛告訴我們後不再造，這個緣就斷了，所以事懺著重後不再造。我過去造得這個罪業，曉得了以後不再造，這是從緣上斷，斷惡修善，這是懺悔法。但是這並不究竟，究竟要把罪業消除掉，那就要靠禪定，要甚深的禪定。

世間四禪八定，可以把這個罪業伏住不起現行，沒能斷，為什麼？因為四禪八定不是真正的定，是相似的定。就是他那個定的時間不長，縱然講非想非非想天，他那個禪定功夫八萬大劫，八萬大劫還是個定數，到了時候定失掉了，失掉了你那些罪業、那個業因又會遇到緣，遇到緣它又會起現行。換句話說，只是八萬大劫當中它不會起現行，這個不究竟，所以要到阿羅漢的九次第定，第九定這個行，這才叫正受。阿羅漢的定才叫正受，為什麼？他不退轉了，絕對不會再退到凡夫地，超越三界。可是嚴格的說來要到什麼時候才真正滅罪？在圓教講要到八地菩薩，八地是不動地，這個時候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。

我們曉得無始劫以來我們的善惡種子藏在哪裡？藏在阿賴耶識，只要阿賴耶識沒有轉，沒有轉識成智，你這個業習種子就還存在。轉阿賴耶識成大圓鏡智，這個業習種子都沒有了，那就是佛經裡面常說的所謂「罪業如霜露」，就是罪業業習種子好像霜、好像露水一樣，「慧日能消除」。太陽一出來霜也沒有，露水也沒有了，

都消除了。這就是說八地菩薩他那個定功深，這個時候轉阿賴耶成大圓鏡智，這是智日，智慧把你這個罪業統統消除了，你無始劫以來的那一些習氣種子全變成智慧了，所以「煩惱即菩提」就是這個意思。可見得這個禪定是甚深的禪定，它能夠滅罪。

禪定就是不昏不散之義。不昏沈，不散亂。一般我們用功參禪跟念佛都差不多。我們沒有進過正式的禪堂，在台灣沒有禪堂，縱然有地方打個禪七那也是相似，與真正禪堂相去甚遠。可是佛七倒是常見，當我們在打七的時候，尤其是在止靜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坐下來了，於是乎就有兩個現象。一種一坐下來之後，坐得沒多久是妄念很多，好像平常都沒有這麼多妄念，這個時候妄念起來了，多得不得了；還有一個現象沒有妄念，瞌睡來了，一坐下來沒坐幾分鐘頭就低下來了，甚至於還有打呼的，睡著了。那個睡著了是昏沈，妄念紛飛是心散亂，功夫不得力，所以他沒有辦法念到功夫成片。

一心我們就不必談了，我們講的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也是不昏不散。這一句佛號綿綿密密，念念相續不間斷的，除這句佛號之外沒有一個雜念，沒有一個妄想，這是好境界。先不要求那個很高的境界，不必求，只求這個佛號不間斷，念佛的時候不打妄想就好，千萬不要好奇務怪，要見到什麼瑞相，要見到什麼蓮華，要見到佛，你要有這個念頭就錯了。念的時候沒有這個念頭，可是你平時有這個念頭，平時有求瑞相這個念頭，念的時候沒有這個念頭，可是有的時候這個境界會現前。境界現前的時候要覺悟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要以為我見到瑞相，好，你再起這一個妄念把你整個的功夫都打掉了。

即使境界現前也不要理會，那就是好境界，根本不理會它，也不必跟別人說，這要忍得住。要忍不住到處跟人講，那你就沒有

忍辱的功夫。什麼時候可以跟人說？到你往生的時候可以跟人講，我某年某月在某個地方打佛七，見到什麼瑞相，說了怎麼？說了你走了，你往生了。像我們廬山遠公大師，我們淨土宗第一代的祖師，他一生當中在念佛堂裡面見過三次西方極樂世界的境界，跟經裡面所講的一樣，他見過三次，從來沒有跟人說過，他往生的時候告訴大家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效法的。所以要有忍、要精進、要有定。定是要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行住坐臥四威儀當中都要不昏不散，這就是禪定。並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盤腿面壁，那叫做禪定。不昏迷、不散亂，你這個心永遠是一心，一心不亂，這就是定，不為外界所迷惑，不為外界所動搖。不為外界所動就是不散，不為外界所迷就是不昏，所以真正修禪定，一天到晚待人接物都在禪定當中。

底下這個說得很好，「謂以心念寂然」，這個時候你的心，這個念是講念頭，寂就是寂滅，清淨寂滅，滅的什麼？滅的妄念，你能夠叫妄念不生，就是「滅一切罪」，只要你心裡面有念頭在，那個念頭、妄念是罪業的增上緣，一個妄念都不生，把這個罪業的增上緣統統斷掉了，這是真正的滅罪。「生一切善」，這個善是與真如本性相應的善，這是真善。這個善是善惡兩邊都捨離了，這叫至善。孔老夫子教給我們止於至善，至善是什麼？至善就是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是根本智，起作用的時候叫後得智。根本智，《般若經》裡面講「般若無知」那是根本智，「無所不知」是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時候無所不知。所以定是慧的根本，慧是依定而起的，禪定與般若可以互為體用；禪定是體，般若就是用，般若是體，禪定是用，它們可以互為體用。可是智慧從清淨心生的，禪定也從智慧當中得到的，所以這二法是相輔相成。

「六者慧心，慧即智慧，照了無礙之義，謂以不可說，觀慧智，入中道一諦理，無明障破，皆為慧用故」。這一條六度裡面的般

若波羅蜜，主要是講的根本智，也就是從清淨心裡面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。「照了無礙」，這四個字都很重要。它像一面鏡子一樣能將一切法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瞭瞭，它沒有障礙。這裡面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這叫真智慧，起作用的時候能隨一切眾生分別解說而沒有過失，那叫做後得智，為他受用。自受用就是照了無礙，在境界裡面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也不起心動念，這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底下講謂以不可說，觀慧智。這就是不可思議！才能入中道一諦理，中道一諦理就是《華嚴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沒有這個智慧怎麼能入一真法界！

在淨土法門裡面講，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示一心不亂是能入，一心不亂就是定、就是慧，一心不亂的體是楞嚴大定。我們在《楞嚴經》上讀過，《楞嚴經》二十五位菩薩以各種不同的方法都是修楞嚴大定，都成就了，所以說個個第一。大勢至菩薩就是用念佛的方法修成楞嚴大定，也就是我們講的理一心不亂，所以理一心不亂就是楞嚴大定。《楞嚴經》裡面二十五位菩薩所修的楞嚴大定包括觀世音菩薩在內，那個境界實在講不高，統統都是圓教初住菩薩。初住菩薩的境界，那是教給我們修學的，也就是初證理一心的境界，他的作用就是慧。這個用是自受用，體是禪定，是楞嚴大定，用就是根本智，作用是什麼？作用能證一真法界，能破無明，這一定的道理。

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，法身就是一真法界。如果沒有這個功夫，一真法界雖然在面前你不能證得，那就是你被無明蓋覆住了。所以要曉得根本智的大用是自受用，這個時候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也就證一分報身，報身是智慧之身。同時在這個境界裡面像觀世音菩薩一樣，如果為了利他就可以隨類化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可以現什麼身幫助別人，那叫他受用身，圓初住菩薩就有這個能力。



所以此地講無明障破，皆為慧用故，這是般若的大用。

「七者願心」。願是講發願，世出世間法裡面都非常重視。世間法講立志，人要沒有志，他一生就不可能有成就，志向是一個人人生奮鬥的目標。他有志就好像行路一樣，他有目標，他總是一天一天與這個目標接近，他畢竟可以能夠達到；如果這個人要沒有志，等於走路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隨便走，悠悠蕩蕩，到後來是一事無成。學佛要沒有願，那你這個修行的功夫就白費了，為什麼？沒有成績可言。

菩薩發願總綱領總是離不了四弘誓願，四弘誓願是諸佛菩薩大願的總綱。我們看底下的文，「願即願樂」。樂是愛好，「上求下化之義，謂初發求心，中間修道，行滿願足，佛果便成故」。每一尊佛菩薩在因地當中發的願不一樣，像阿彌陀佛在因地當中發四十八願，普賢菩薩諸位曉得是十大願王。個人發的願有多寡不相同，但是總不出四弘誓願。我們就以四弘願來講，四弘願的中心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個願了不起！諸位讀《地藏經》，我們稱為大願地藏王菩薩，他所發的願是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與四弘誓願裡頭第一願完全相符合。

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一願就是下化，後面四願是上求，為什麼？自己要不能成就，怎麼能度眾生，要度眾生先度自己，度自己首先要斷煩惱。我們的煩惱習氣太深太重了，一定要用善巧方便漸漸的把它斷除。用什麼方法？本經給我們講的「三十心十地」，給我們講的一些修行方法都是斷煩惱的。如果從綱領上說那就是六度法門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是斷煩惱的。布施特別在本經裡面稱為「捨心」，捨就是放下，不要再計較，不要再執著，什麼都是假的、都是空的。不肯放下那叫業障，障誰？障礙自己，跟諸位說不障礙別人。如果說能障礙到別人，這個因果律就推翻了。那個人有

福報的人，我障礙他，他得不得福報？他這邊沒得到，他那邊得到了，障不住的。這個人有罪業、有重罪，他要遭大難的，我想辦法救他，你救了他，這邊救了那邊又遭難了，沒有法子！

所以造作這些業真正是障礙了自己，沒有障礙到別人，我們明白這個道理。如果要是因果定律是可以改變的話，諸位想想要是他力可以改變的話，諸佛菩薩大慈大悲為什麼不給我們改變？沒有辦法，要改變就要靠自己，為什麼？因為業是自己造的。既然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就可以改變，業不是別人替你造的；如果別人造的，他就有能力改變了，不是他造的是我自己造的，自己造自己受，自己也能夠改變。了凡居士就是一個改變命運的人，誰給他改變的？不是佛、不是菩薩也不是雲谷禪師，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鬼神，是他自己改變的。你們好好的去念念《了凡四訓》，自己改變的。這一個道理一定要懂得，懂得這個道理了，我們即使遭遇什麼樣的困難也不會怨天尤人，曉得什麼？曉得是自己業習的果報，這個時候才能夠逆來順受，才知道應當好好的去修福、培福轉變自己的命運，改造自己的命運。

發願是改造命運的先決條件。要度眾生先斷煩惱，不但要斷煩惱，斷煩惱是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能入一切境界裡面，自己能保得住，不會隨境遷流，他能保得住，然後再學法門。因為眾生無量無邊，根性不同，思想不一樣，一個法門不能度一切眾生，所以得要種種法門來誘導他，把他領到佛門裡面來。這個法門他不歡喜，不歡喜還有另外的法門，那個法門不歡喜還有法門，法門無量無邊。這是佛菩薩的大權方便，都是誘導一切眾生的。可是到最後的成就，諸位要曉得念佛才能成就，到最後一招那就是像普賢菩薩一樣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才能夠圓滿的成就。

所以要學法門，不但學法門還得要成佛道，為什麼？不成佛道

，度眾生有限。譬如菩薩能度凡夫、能度天人、能度二乘、能度比你低的菩薩，跟你程度相等的你度不了，比你程度高的那就更度不了。一定要成佛，度眾生才能做得圓滿，所以一定要發願早成佛道。可是我們想一想斷煩惱不容易，學法門也不容易，成佛道更難，什麼時候這個願才能滿？跟諸位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四願都滿了，這個四弘誓願都滿了，如果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這個世界修行恐怕不止三大阿僧祇劫，要圓滿太難太難了。

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一生的佛法，一生成就，所以你發了四弘誓願要想滿四弘誓願，你今天就一心念佛，念佛修福，修福為的是什麼？為的是往生。修福別享福，福報享完了不得了，你臨命終時如果是病得很重，人事不知，那就靠不住了，往生就靠不住了。有人給你助念，助念也靠不住，諸位要曉得那個福報大的人他一生當中不享福，臨命終時享福，享什麼福報？心不顛倒，這就是大福報。就是臨命終時神智清楚，樣樣都清楚，一點也不迷惑，最後一念佛來迎接了，這是決定可靠。在臨命終時告訴大家佛來接引我，我去了，這沒話說，這個沒話講的。

所以我們要求福報求什麼？就求臨命終這個福報。平常我們修福不享福，要知道這個世間福報，臨命終時清清楚楚是最大的福報，因為這一念決定生死輪迴。不學佛的人臨命終要是這麼清楚，他決定不墮惡道，凡是墮惡道的人都是糊裡糊塗去的。諸位想想哪一個明白人願意到三惡道？到三惡道都是糊裡糊塗去的，去了之後才曉得上當了，但是那個上當沒辦法，不容易離開。這是講我們最初發上求下化的心，發四弘誓願。

「中間修道」。從發心之後，盡形壽精進不懈的修道。修道，你要曉得什麼叫道？道是存心，道是行為。《華嚴經》講的菩薩道就是覺悟的心，無論在什麼境界，我這個心覺而不迷。菩薩行，行

是行為，行為是覺悟的行為，當然心覺悟行為哪能不覺悟？心要迷了這個行為才會造罪業，心要覺悟行為不造罪業，心善行善，盡形壽的修學。自己念佛，勸人念佛，自己求生淨土，勸人求生淨土，勸一遍他不信勸二遍，二遍不信三遍，常常勸會有效果的。常常勸那個人會有一天覺悟，某人怎麼常常勸我？大概這裡頭會有道理，他就會去想想，常常勸有道理。

「行滿願足」。哪一天才滿？到我們臨命終時一口氣不來了才算是滿，不要中斷，這樣「佛果便成」。特別是用在念佛法門上決定真實。我們一生取西方淨土，在西方世界一生圓滿菩提，我們這一生就沒有空過了，這一生不辜負諸佛菩薩，真正是迴向偈裡面所講的「上報四恩，下濟三苦」，我們在這一生當中就做到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